

牧齋初學集

二七

牧齋初學集
卷之七
PDG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

制科三

天啓元年浙江鄉試程錄

序一首 論一首 策三道

浙江鄉試錄序

天啓元年秋八月天下當鄉試之期 上俞禮

臣請命編修臣謙益偕刑科左給事中臣謙貞
往典浙試臣等受命惟謹比至則巡按監察御
史臣某申厲功令劾悉有加提調監試則臣某
某蕞事庀物不愆於素同考試官則臣某某相

與炳蕭誓戒而後蒞事乃進提學僉事臣洪承
疇所取士鎖院而三試之浙貢士凡九十有七
人先按臣某以 上嗣服改元疏請廣解額
上可其奏命以今年貢士一百人它省皆以次
及焉既撤棘第其姓名及文之可錄者鏤版以
獻而臣以職事爲其序臣嘗讀宋陳亮所上書
以謂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也而
極論當世之人主據已耗之氣用日衰之士難
以北向而爭中原未嘗不三歎於其言旣而思
之我 高皇帝旣定金陵卽聘四先生於浙帷

惺祕近之臣皆浙產也自時厥後名卿偉人銘
書於大嘗者氏名相望又何耗且衰之云乎聞
嘗原本而論之自中原之文獻獨傳於婺又參
以東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于是黃潛柳貫吳
萊之徒衍其遺學涵肆演迤而後彙稗爲金華
之道德文章自祥興以後宋之遺民故老多在
舊國高風苦節凜冽於浙河之西東而後激颺
爲烏傷臨海餘姚之節義自渡河之志不獲遂
於宗忠簡而陳亮王自中之徒以窮鄉素士任
百年復讎之恥其志略憤盈與江潮海氣相爲

參錯而後發泄爲誠意新建與于忠肅之勲業
滌有宋建都之初以迄勝國浙之賢才之生多
矣曾無補於地氣之耗息人才之衰盛而卒以
大奮於我明繇此觀之向之所謂耗且衰者固
其所以瘳盈烝發鍾美於今日者也詩云誕后
稷之穡有相之道我祖宗得人之盛豈非神
之相之也哉自建州難作憂時危涕之士蓋尤
咨嗟愾歎於忠肅恨不得起之九京而臣等乃
以 上命取士於浙得一士於忠肅之鄉用以
敵王愾而振國恥其亦天之所以助順而人臣

之所有事矣乎踰淮渡江以達於浙間獨松之
關隘指臯亭之壁壘爲之悄然以恐覩省會之
繁華浩穰想像所謂行都故宮者爲之悽然以
悲然後作而歎曰吾今而後知忠肅之功遠也
鎖院之試衣巾筆牘而至者四千九百餘人曰
是皆忠肅之鄉之子弟也摩娑卷帙焚膏繼晷
夜旣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有風肅然如聞
告語已事而竣相顧而不能舍然咸曰庶幾得
忠肅其人者而獻之乎又曰未可知也於乎是
未可知也臣之於浙也攷諸職方循覽其鎮山

澤藪則有以徵其地氣觀乎人文東南竹箭之
美不可勝用則有以徵其人才較之以帖括取
之以糊名而遂欲得一士焉以敵王愾而振國
恥所謂有相之道者也則不得不徵之於神詩
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以國家有道之長
列聖扶養之久而我 皇上聰明睿知閔子
訪落其不忘忠肅於此邦也神之聽之可知已
矣自今以往多士其蹈厲奮發以王勳國功永
有聞於世使地氣之息者不復耗人才之盛者
不復衰而後之人無復有感慨歎息如陳亮所

云云者斯我國家之慶則亦惟神之庸若夫多
士之簡牘與臣等之心目皆皇上之所使也
皆神之所憑也告成事而已而又何譏焉然臣
聞往者江西之事浙闡之中有神告之是錄也
亦既獻而登之矣而終未知神之告之者如何
也於乎敬之哉於乎臣與多士咸敬之哉翰林
院編修文林郎錢謙益謹序

志伊尹之所志

論曰古之聖賢公其身於天地萬物而不以天
地萬物與於吾身公其身於天地萬物則吾之

身卽天地萬物也是之謂無我無我則至公矣
以天地萬物與於吾身則有我有我之人豈惟
養身封已之爲病哉卽摩頂放踵迂其身以爲
天下亦所以爲私也是以君子慎所志射者之
有志也其審固或差以毫釐而命中必遠於尋
丈士之志其相去也豈在尋丈之間而已哉昔
者周子論士之希聖也曰志伊尹之所志爲說
者曰周子之言患人之專以發策決科榮身肥
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斯言也似矣而未盡也請
拾其遺說而略論之夫士之以發策決科榮身

肥家希世取寵爲事者其於取進若鉤之索物也持祿養交以苟歲月若蠹之食木也而豈周子之所深患也哉夫惟有志於聖賢以榮身希世爲恥而其志之所存有未辨焉汲汲然以聖賢之學行其功利之心則其爲患也滋大不知聖賢之所爲汲汲者汲汲於斯道而非汲汲於天下也使聖賢而汲汲於天下則聖賢之志亦無以辨於功利者矣周子有憂之是故不徒教人學尹而先教之以志其所志伊尹之志何志哉恥其君不若堯舜伊尹之志也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伊尹之志也雖然以此爲伊尹之志是正所謂毫釐而千里者也古之聖賢其汲汲於斯道也沒身焉而已矣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也樂則有行之道而憂則有違之之道道之在天下如水之行於地無往而不在而豈吾所能行之違之者哉夫如是故其視斯世斯民也甚切而其視功名富貴漠然無所繫於我其自視也大故其氣足以冒天下其自任也重故其力足以運天下其位置也高故其地位足以卑天下今也不然能樂而不能

憂知行而不知違汲汲然以天下爲事而我之
氣不足以冒之力不足以運之地位不足以卑
之則亦眇然天下之一物而已矣以眇然之一
物而出其心神強力以樁柱天下天下大而我
小天下重而我輕天下高而我卑雜然側出於
功利之途負之而趨而不自覺也是故恥其君
不若堯舜詭遇之徑竇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功利之郵遽也五就湯五就桀失身者之節傳
而放君竊國者之表識也此無他繇志之不蚤
辨也志一不辨而其流至於如是可不慎歟伊

尹之志何志也吾所謂汲汲於斯道者也憂則
違樂則行者也當其處畎畝而樂堯舜之道於
光華見其日月於耕稼見其生民於東作西成
見其時敘尹固無以天下爲也及其幡然三聘
僇力於伐夏救民也胥曷喪之時日而光華焉
胥塗炭之民而耕稼而東作西成焉尹曰此吾
憂違樂行進德修業之一事焉矣而終無所與
於天下也尹之志若是者何也人皆汲汲於天
下而尹則汲汲於斯道也汲汲於天下則有我
而汲汲於斯道則無我有我無我之間辨志之

大閑也繇是觀之則志伊尹之所志者可知已
矣天地大矣我於其中眇然一物也自有生民
以來聖者創賢者述開物成務興作補救紛紛
浩浩至不可以算數其裁成之則天地之性靈
也其還歸之則亦天地之能事也於聖賢也何
有於天地也又何有而我欲於其中鋪張之以
爲功名採緝之以爲道德譬之如繪畫太空而
追逐日景斯不亦勞而無當乎憂而違樂而行
憂與樂非天下而違與行非我也堯舜其君者
吾之願而致君不必已功也一夫不獲者予之

辜而救世不必已德也出處可以異道而行藏
可以不相背惕躍可以異位而潛見可以不相
師禹稷胼胝而巢父可以去而掛瓢周公明農
而仲尼可以出而旅人洙泗之閒述作徧六經
而顏氏之子可以退而殆庶如是而後謂之無
我如是而後公其身於天地萬物而不以天地
萬物與於吾身志伊尹之志者亦若是則已矣
易之乾曰亢龍有悔曰見羣龍无首吉尹以匹
夫而放君以冢宰而放其君之子不可謂不亢
矣復政厥辟之後陳戒而告歸自耄耄來朝之

外求其一言一事之著見於史冊不可得也當
是時尹蓋已復爲有莘之野人舍然無所與乎
天下國家之事矣故其告太甲曰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斯其祿以天下而弗顧之心與斯其爲
不可爲首之天德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歟凡德之有首以其有我也天德無我故不可
以爲首伊尹之處亢而無悔進退存亡不失其
正以其無我也志伊尹之志者於有我無我之
閒辨之則思過半矣嗟夫三代以還豪傑之士
以學術亂天下者大抵學伊尹而差者也周子

深憂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而卽繼之曰學顏
子之學顏子者簞瓢負郭之人其流風遺書蔑
如也乃足以上配伊尹士何必汲汲於天下哉
周子之在宋也獨抱遺經以唱不傳之學先儒
以爲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
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
千古蓋亦孟子所謂天民者歟吾觀宋之世新
法之紛爭雒蜀之鉤黨其人亦皆慨然有志於
聖賢恥以發策決科榮身希世爲事而一以有
我爲主亢而不知悔遂幾於相率而禍天下周